



行天下

高原春城昆明，自古就被水眷顾着。城南滇池湖，享有“高原明珠”的美誉，古称滇南泽，又称昆明湖。纵观过往，万顷湖水润泽哺育着昆明城，城内几番翠堤春晓，轻舟如梭；城外滇池水草茂美，渔舟唱晚，盛世美卷令人难忘。昆明至今仍然保留着曾有的河道桥：德胜桥、南太桥、双龙桥、云津桥、霖雨桥；保留着曾有的河湾名：董家湾、潘家湾、俱家湾、螺蛳湾。

一个城市的河流是这座城市的血脉，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，也让整座城被滋养得水灵清秀。如今，昆明满城密布的绿化带，被处理过的河流中水浇灌培育着。走在大街小巷，目之所及，月季、海棠、雏菊、虞美人、三角梅……绿城飞花，芬芳沁人心脾。而散落在滇池环线沿岸森林总、大小不一的湿地公园和生态廊道，更是得益于滇池水的清澈而生机盎然。

水流灵动

有水流动的城市才有灵性。昆明城河网密布，有纵横交错的河道，如宝象河、金汁河、西坝河、大观河、玉带河、采莲河……人在桥上走，水在桥下流，人水共生。

如诗如画的昆明久经沧桑，河水治理历经先无序发展后保护修复的过程。上世纪90年代，政府开始打响生态保卫战，以昆明市中心的盘龙江为例，经在上游牧羊河增设雨污分流，中段阿子营、狮子山等建设生态缓冲，在城区河道进行除淤排污等系列工程，几近干涸的盘龙江河水得以水旺返清，水质逐年澄澈。

因水灵动起来的昆明城再现山明水秀的风貌。越来越多的鸥鸟悠然栖息河上，自由飞翔在市区、草海和滇池之间。在绵延五华区、盘龙区、官渡区的盘龙江上，游船也开始复航。荡舟江上，空中白鹭飞翔，岸边鲜花绽放，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展现出昆明山、水、人相融共生的城市品质。

沧桑滇池

以草海外域即索道下闸道走廊为界是滇池。滇池属于地震断层陷落型湖泊，久远以前，因流水侵蚀使昆明附近成为宽浅谷地。后来，因云南发生多次间歇性不等量上升，南北向出现大断裂。断层线以西地壳抬升，从湖畔拔地而起一座山体，即今日陡峭的西山。而断层线以东相对下沉，而与之连接的晋宁西南部和玉溪刺桐关山抬升，导致古盘龙江流通水路被阻，形成了大面积的积水，就成了滇池。

文献记载，滇池有着340万年的演化历史，曾经是西南地区大型古老湖泊。滇池除了自然演化与外界江连通性不强、湖盆变浅、湖底沉积物增多等问题之外，工业废水，生活污水的排放更加重了滇池的污染。

作为孕育昆明的母亲湖，滇池清，昆明才能兴。三十年间，政府下决心关闭了大量矿山，新建了污水处理厂和市政管网。管网从草海经滇池到海口畔湾，每日处理污水256万吨；此外，引牛栏江等河水进入滇池增加水体交换，实现了江水生态补水滇池、环湖截污治污、河道支流沟渠治污、湖内清淤疏浚综合治理。2018年，滇池重现“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，披襟岸帔，喜茫茫空阔无边”的画面。

激浊扬清后的滇池，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，水生物鱼类达到21种，湖岸湿地植物有298种，有效持续地增强了水源水质的保护。现在，昆明已是各类生物栖息和人们安居乐业的山水家园。

因为四处水域扩展，冬季气候温暖，还有昆明人的热情好客，红嘴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，三十余年情缘不变，每年11月迁徙到昆明过冬。在昆明，但凡有水的地方，就有红嘴鸥零距离与人亲密接触的景象。

湿地如画

在草海湿地，蜿蜒25公里的红蓝生态廊道，是昆明人休闲散步和骑行锻炼的日常。在滇池湿地，绿色生态蓝红步道慢行系统，也即将迎来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昆明的城市会客厅做客。之所以称“城市会客厅”，是游人可以从全长135公里的彩虹步道步入各大湿地公园。

在滇池西岸的湿地，早晨可守望东

方日出，晚上可欣赏海上生明月。岸边部队吹响的起床号声随太阳冉冉升起，海鸥在宁静的湖上睡醒醒来在你面前盘旋，保洁船在霞光里划出波光粼粼的金色涟漪，挥挥手和出船的工人师傅们示意祝福一天的美好。何其之幸！在不容错过的农历十五，人们守候着从山顶露出笑脸的月亮往滇池湖水洒下月光，大家举杯对月，冥想与天边的那个人天涯共此时。何其之美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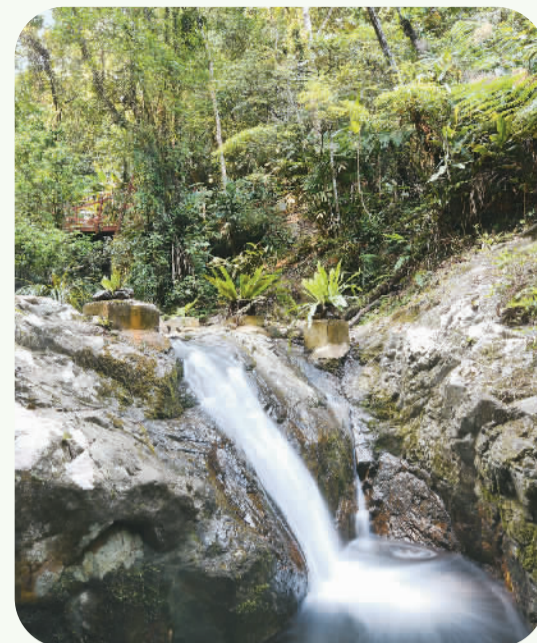
滇池西岸看日出，东岸便是观赏日落的好去处。五甲塘湿地、宝丰湿地，海东湿地，一直向东，是摄影爱好者聚集拍摄日落的拍摄地。

日落了，但老树不朽。王官湿地是老树屹立不朽的见证之地。几棵相继倒在滇池水里的老树，始终挺立着它们生命结束时的躯干。当日落在老树的身影后沉下山去，浪花随波逐流消失得无影无踪时，老树依旧岿然不动，年复一年诠释着风骨犹存的苍劲。

相邻的斗南湿地，有东南亚最大的鲜花种植地和交易中心，每天300吨鲜花从斗南运往全国60多个城市以及世界各地。昆明人总爱乐此不疲地在斗南花市流连，之后，捧着大把的鲜花溜达到湿地享受大自然的壮美。

桃红柳绿，蝴蝶群聚，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美好从未间断。从海洪湿地沿东向南，薰衣草园、捞鱼河、古滇、沙堤、渠东、团山、东大湿地直至西岸的西华街湿地，所到之处皆是景。与之媲美的在松华坝甸尾村的湿地里，水杉林的红，迟疑一阵才微绿了树梢的翠，或一宿低温就悄悄换了银装的白，总是惊艳地展现给人们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。

蓝天之上，碧水之滨，没有四季分明，却始终姹紫嫣红的昆明，阳光全年通透地照射，皮肤会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不那么白皙，然而心胸会被阳光照耀得开朗豁达。好花常开，好景常在，好水长流，便是昆明这座城的格调。



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景观。
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

黎苗山水

龚志民

海南省五指山市是黎族苗族地区，一年四季，这里的天空都很高，除非短暂的台风暴雨。天上的流云映衬着平坦的土地，无遮的阳光朗照着小河，太空旷的天地给人以无限的自由想象。小河旁的椰子树没有枝蔓，把果儿藏在树的顶部，毫无阻碍地对太阳含笑，成就一个个外表丑陋、内含椰汁的果实。

云呢？花呢？河里的浪花呢？嘈杂的人声呢？一股脑儿都被分离得很开的天地吞没尽了。

南圣河把海南岛阿陀岭下的小城通什市分为了两半。一般说来，城市和乡村的景色与风格是难以协调的，多少杰出的设计师为此绞尽脑汁追求这种与自然的无缝链接。但在这座小城，却奇怪地天然无痕地将城市和乡村融为了一体。常常有脖子上挂着铃铛的牛群从宽阔的大马路上悠悠地横过，游人引以为奇观，当地人却司空见惯，从没有司机按喇叭惊扰牛的生活。

南圣河无声地流淌，远看没有一点浪花，平淡无声地经保亭县、琼海市，最后从举世闻名的博鳌进入大海。生命的过程如河，平也罢，陡也罢，进入大海后，唯平等而已。两岸没有什么芳草，也没有什么传说，南圣河是一条洗净纤尘的河。

河水需要的是流动，急、缓、旋、淌的任何一种都好。如果我们从中体会到什么，那是人类自己的悟性，非河流本意。水，只是静静地流着，不为什么，也不传达什么。

五指山腹地的五指山市，没有浮华与装饰，没有奔忙与气喘，每天的云雾早晚两次从山间按时升起，然后在山顶山腰自由游荡，像茶香在氤氲飘舞。

小城淡淡的，从人到水，从云到风，都是如此，甚至连这时的花开，颜色也没有那么艳，香气也没有那么烈，怕过分刺激了观花人的感官。五指山市年平均气温22.4摄氏度，夏季最高温也不过33摄氏度，四季一片葱茏，宛如一块被群山层层包裹着的绿绿的“翡翠”。住久了，清心有缘的人们会不自觉地进入微微的禅定状态。

这里太宁静了，天上的云彩淡的若有若无，居民的语言、行动甚至连眼神也没有闪烁拐弯。从南海海面吹来的台风，经过重重叠叠的山峦进入群山环抱的五指山黎苗山水，也变得温柔起来。偶尔在街上会碰到脸上刻有花纹图案的老太婆，那一定是山中的黎族土著进城，这样的图案再过20年你可能看不到了。

见过世面的人自然很容易把这么一个不太出名的城镇遗忘，就连职业的旅行者也不会在这里久驻，觉得这里太生活化，往往只是在沁人心脾的空气中舒服地睡一觉，次日神清气爽，又匆匆上路。

五指山是行者通往仙境道路旁的一个茶店，远足的人们喝完茶上路，很快就忘记店名，只是偶尔回味起舌津中的绿茶茶香。

春城水韵

李方虹



红嘴鸥的湿地家园。

李方虹摄



师生们在宝丰半岛湿地的田间穿行。

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



滇池半岛地带的湿地。

李方虹摄

醉哉，千灯湖

罗捷媚文/图

广东省佛山南海为岭南水乡，有纵横交错的河流，有沧海桑田的桑基鱼塘，这些年城市陆续打造的七湖两湾一站一园，像缀在水乡的一颗颗钻石玛瑙，而最闪亮的一颗要数千灯湖了。

千灯湖为全敞式公园，景色迷人，亭塔楼台，廊桥水榭，分布得体。灯是千灯湖的主角，大的、小的、圆的、方的、长条形的、圆柱体的……共有1300盏之

多。夜幕降临，湖边的灯和四周林立的摩天大楼外墙装饰的霓虹灯全亮了，流光溢彩，天上地上亮如白昼，霓虹闪烁，熠熠生辉。

白天的千灯湖又是另一番韵味。湖光山色相辉映，绿树溪流点缀。漫天卷地的绿，波光粼粼的翠，如佩戴在城市腰间的翡翠绶带，飘飘洒洒，由远而近。

周末，湖岸边，树荫下，小山包上，一个个临时搭建的小帐篷，成了千灯湖公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，这也是今年最流行的家庭休闲方式。一家或几家人，带上老小、带水果、点心、饮品甚至是自己精心制作的凉拌鸡脚、猪脚姜、马蹄糕等食物，遛娃、遛狗、遛自己，谈天、说地、看风景……玩累了，以绿草坪为桌，台布一铺，摆上食物，天高地阔地吃起来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太阳暖暖烘烘的，吃饱玩足，钻进帐篷，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。



游人在观看灯光秀。

巍巍太行山，峡谷深邃，壁立千仞，生态原始，交通不便，山里人为了连接山外的世界，用最原始的方式开凿多处“悬挂公路”。这些公路大都集中在河南省新乡、安阳，山西省晋城、长治的大山深处，因地处绝壁险境、半山腰悬凿，犹如山间的一条条长龙。

锡崖沟“悬挂公路”位于河南省辉县和山西省长治的王莽岭山腰间，过去，由于这里地形险峻，峡谷深幽，出行困难，可以说无路可走。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居住在这里的山民在悬崖陡壁上修路，腰间系上麻绳，用一双双粗糙之手，石凿钎撬，肩挑推拉，花费10多年，终于在悬崖峭壁上开辟出了长达8公里的“悬挂公路”，可谓是中国北方山区乡村公路筑路史上的奇迹。

一天午后，我沿着山路在“悬挂公路”山道中穿行，团团白云在半山腰飘浮，片片绿树在山风吹拂下簌簌作响，野菊花开满山坡路旁，引来无数白色的、黄色的、红色的蝶儿舞蹈。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泛起万束霞光，映红

行走太行“悬挂路”

黄守部

了大山。

经过十几分钟山路穿越后，我来到一个叫周家铺的小山村。据村上老人讲，当时为修路，村里男女劳力齐上阵，出人出力出钱物，为修造锡崖沟公路付出了巨大努力。在村里转一转，家家户户的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小院里开满了各种叫不上名的花儿，房前屋后的梨树、苹果树、山楂树上，果实挂满枝头，每到一户人家都很友善地招呼着“来家里喝口水吧”。

翻过锡崖沟山路来到河南省境内的郭亮村，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小山村。从前，许多摄影爱好者要想进到村里，必先穿过一段大峡谷，然后手脚并用攀爬山石，沿着一条宽不到一米的石头垒造的700多级台阶才能来到村里，一路下来让人心惊胆寒。



演员在太行山古村落中排练。
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

全村20多户17名男女劳力历时5年，单是打坏的钢钎重12吨、打烂铁锤4000把，最终打通了一条悬挂山腰间的通往山外的公路，成为南太行第一条建造在太行悬崖上的“悬挂公路”村庄。

其实，这些悬在半山中的“路”，何不是人生之路。路如人生，而生命永远在路上，让生命怒放，需要一种修炼。让我们一起踏入大山，随太阳的脚步，慢慢地生活，像山一样。